

軒稼辛 鐵馬金戈

中國文學家傳記——辛棄疾



古典新刊 28

金戈鐵馬 辛稼軒

莊嚴出版社

• 28刊新典古 •

金戈鐵馬辛稼軒

編著者 陳 桂

出版者 莊 嚴 出 版
發行人 鄭 惠

發行所

台北市士林福國路一〇二號
雙子星大樓一樓
郵政劃撥帳戶一九九號六一號
電話：八三三五五二一九七二九

定價新臺幣 六五元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五月四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665號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換更同寄請，裝倒、損破、頁缺

目 錄

自序

躍馬英雄篇：

二帝蒙塵靖康恥	五
江左偏安臣子恨	八
英雄死盡還復來	一四
少年豪傑茁壯中	一七
人龍人虎辛棄疾	二二
壯歲旌旗擁萬夫	二八
渡江天馬南來時	三七

牛刀小試在滁州

四七

湖南飛虎展雄風

五五

帶湖初隱春尚好

六九

瓢泉再隱稼軒老

八七

烈士暮年壯心在

九四

還鄉夢斷魂魄散

一〇三

詞壇縱橫篇

稼軒詞論

一一一

賀新郎（鳳尾龍香撥）

一七

又（綠樹聽鶯缺）

一二

又（甚矣吾衰矣）

一六

念奴嬌（野塘花落）

三一

水龍吟（楚天千里清秋）

三五

又	(舉頭西北浮雲)	一四〇
又	(渡江天馬南來)	一四三
永遇樂	(千古江山)	一四六
鷓鴣天	(壯歲旌旗擁萬夫)	一五二
又	(陌上柔桑破嫩芽)	一五一
又	(不向長安路上行)	一五七
水調歌頭	(長恨復長恨)	一五九
最高樓	(吾衰矣)	一六三
木蘭花慢	(可憐今夕月)	一六六
摸魚兒	(更能消幾番風雨)	一七一
祝英台近	(寶釵分)	一七七
霜天曉角	(吳頭楚尾)	一八一
臨江仙	(金谷無烟宮樹綠)	一八四
青玉案	(東風夜放花千樹)	一八八

菩薩蠻	(鬱孤台下清江水)	一九二
西江月	(醉裏且貪歡笑)	一九五
又	(萬事雲烟忽過)	一九八
醜奴兒	(少年不識愁滋味)	一〇〇
又	(近來愁似天來大)	一〇一
沁園春	(杯汝來前)	一〇四

自序

辛稼軒的本身，就是一卷長長的宋史，記載了高、孝、光、寧四朝的興衰。

辛稼軒的本身，該更是一樁生命最大的嘲諷：他爲自己雕塑的英雄形像，竟在歷史衝擊下，碎裂成詞人口中的嘆息。

也許，這並非生命的嘲諷，而僅僅只是：男兒一生的際遇難逢。

然而，那嘆息的聲音也够壯烈的啦！它從茫遠的宋朝傳過來，在我們這個時代的耳中，應該有些更特殊的震盪才是。

也許，透過辛稼軒不遇的一生，及其龍騰虎躍般的詞作，我們也該好好的來思索一些北宋、南宋的問題，因爲，歷史是一面鏡子，可以照澈許多因果。

那麼，就讓我們以稼軒爲圓心，開始沈思吧！

戊午 初秋

鹿江陳桂芬序於永和

躍馬英雄篇

休說英雄悲白髮，是
男兒一生，際遇難逢

二帝蒙塵靖康恥

四月的午后，沒有風，也沒有雲，汴京城死亡般沈寂著。

沈寂，可怕的沈寂；像在等待一個不幸的未來，也像在對命運作無言的抗議。時間悄悄的滑過，仍然無風，仍然無雲。疲憊的都城還在夢魘中沈溺，搖也搖不醒。突然——

濺刺！濺刺！濺刺！

陣陣雄壯的馬蹄聲，自城門外頭，長江黃河般滾滾而來。頓時，風起雲湧，灰飛塵揚。

濺刺！濺刺！濺刺！

蹄聲敲著大宋朝的心臟，汴京城一場驚夢。

「殺——」

吼殺聲石破天驚，威震八方。惶恐的百姓無須思索便知：殺千刀的金兵又來啦！

打從靖康以來，汴京城的百姓就飽受驚嚇。馬蹄聲、喊殺聲，聲聲斷魂。

「殺——」

又一聲喊殺，賣弄著強者的威風。

「哎——喲——快逃啊！金兵來——了。」

孱弱的汴京城鬼哭神號，叫得何等悽慘！它一招淒涼的手勢，怎敵得住金兵的萬馬奔騰？蹄痕血痕，百姓的鮮血終於凝成帝王口中的一聲嘆息：

「唉！皇天哪！」

皇宮後頭，徽宗、欽宗相顧搖頭嘆氣；妃嬪們各個粉黛無顏色，畫眉作愁眉；宮娥低聲飲泣。宮中愁雲密佈，一番淒涼。然而，命運如此，哀愁也是枉然。

「來人哪！將一千人犯押解，即刻啓程。」

金兵統帥揚威耀武，令出如山。

一支龐大的隊伍迤邐數十里，裏面有大宋朝的徽、欽二宗，皇后、太子、親王、宗戚、諸臣三千餘人，及男女百姓十餘萬人。他們沈默的走著，向北方的金國前進。漸行漸遠，汴京城終於被遠遠的拋在後頭。這一年正是宋欽宗靖康二年（西元一二二七年），史稱「靖康之難」。

金國越近，汴京越遠。已是四月的天氣，宋朝臣民的臉上却罩著一層寒霜。

「唉！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唉——罷了——」

徽宗北行途中，回首故國山河，留下一聲沈重的嘆息。就這樣，北宋滅亡了。而，跋涉過萬里地遠天遙的路途，抵達金國的上京（吉林省阿城縣南）後，徽宗竟被封為昏德公，欽宗被封為重昏侯；所有帝王子孫，宦門士族，都充作奴婢，供金人使喚。

民族大恥，千古莫甚於此！

江左偏安臣子恨

京都淪陷，二帝蒙塵，一時羣龍無首。於是，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在衆人再三勸進下，於同年五月即帝位於南京（即應天府，今河南商邱縣），是爲宋高宗，改元建炎。從此，宋朝步入了一個新的局面，史稱南宋。

高宗登基後，沾沾自喜，顧盼得意。當時的河北河東地區，只有一小部爲金人所陷，而各地盜賊四起，秩序十分混亂，高宗若能乘機進攻，西北人民也不致於永淪胡塵，由金而元，屈爲亡國奴達一百多年之久。可惜，高宗害怕河山恢復後，他的帝王之位仍須歸還原主，便遲遲不提反攻之事。就爲了他這一己之私，坐失了許多收復失土的良機。

宋人這邊沒有北復的行動，金人那頭却是節節南逼。高宗只好渡江而南，並於紹興八年（西元一一千三八年），正式定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偏安之局遂成。

南宋的建立與偏安，完全是基於中國的土地遼闊，金人無力併吞的事實。儘管金朝挾著一股

強大的游牧武力，可以任意躍馬馳騁，向華夏大肆攻掠，甚至直逼大宋朝的心臟，却苦於沒有足夠的兵力來佔領攻克中國的土地。所以，淮水江北雖淪入金人之手，仍有一大塊上好的江南之地，足夠南宋君臣子民安居樂業。

在江南，尤其是在「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高宗皇帝迷醉了，文武百官眼見君上如此，也都學將起來。於是乎，只聞處處管絃，歌舞不休；這那像戰時首都的生活？顯然的，高宗對北方人民的哀號聲已充耳不聞了，享樂便是一切，管他什麼恢復中原不恢復中原？

「來！來！來！愛卿！陪朕喝一杯，這是紹興釀的好酒。嗯！香——」

高宗皇帝在後宮，已有七分醉意，但因美人在抱，酒興甚高。

「皇上！不來了！臣妾量淺，再喝恐怕就要醉啦！」

「醉？醉了才好啊！『貴妃醉酒』那可是絕世的風流哩！愛卿，妳也醉它一醉何妨？」
「唉！皇上哪！別提那倒霉的楊貴妃啦！這提起來，就叫人嘔極了。」

「哦！這朕就不明白了，妳倒說說看！」

高宗這下子被逗出興致來了，他專情的凝視眼前這位佳人。只見她兩腮酡紅，眼梢帶醉，十分迷人。高宗心頭微微震了一下：劉婉容啊劉婉容，妳真是我趙構心中的仙女啊！

「皇上難道忘了，那楊貴妃是爲什麼死的？唉！楊貴妃在宮中，光彩是够光彩的啦，到頭來

還不是落個賜死的下場。那唐明皇連個妃子都保不住，眼巴巴的瞧著楊貴妃死去，這楊貴妃還能說不倒霉嗎？」

「哈哈哈哈！愛卿，你這是『貴妃惜貴妃』囉？那唐明皇可也是『六軍不發無奈何』啊！」
「唉！皇上說的也是，只是——唉！」

劉婉容輕聲嘆氣，模樣兒楚楚動人。她是高宗後宮寵妃，封爲劉貴妃，宮中呼爲大劉娘子；另有一劉才子，也十分美麗，被稱爲小劉娘子。

「愛卿，這大好的夜色莫要辜負了，別只爲楊貴妃嘆氣了，還是多陪朕喝兩杯吧！嗯？」

「皇上！別喝醉了，明日還得起早上朝呢！也許——也許岳將軍那兒又有消息來報哪！」

「愛卿！那岳卿真是神勇得很，前靜子在郾城把金兀朮的拐子馬殺得片甲不同，如今又殺到朱仙鎮去了，不知勝敗如何？其實，朕還是比較贊成秦相國和議的主張。和議！多好！少去了干戈的麻煩，你說是不是呢？」

「是——啊——」

劉大娘子漫不經心的應著，陷入一片沈思中——

那年，逃離汴京時才六歲，轉眼就是十三年了。爺爺年紀大了，不肯離鄉背井，都已經十三年了，不知他老人家可還健在？唉！自己倒好，在後宮享盡榮寵。原想勸皇上乘勝打回故鄉去，